



射阳河

铭心一刻

大地的眼睛

夏夏

总感觉那是一双美丽的眼睛,在苏北淮河的村庄,在家前后的拾边隙地,或成片或零散,她们在铺绿的大地眨动着,窥探着春天,忽闪忽闪的好像会说话,熠熠生辉在岁月深处。

日上三竿,冷不丁被屋外的小鸟叫醒。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才模模糊糊想起母亲临上工时留下的话:大懒虫,早点起来上学念书。

背起小书包,我飞奔向村小的方向。农村的泥路深一脚浅一脚的,田野里油油的麦苗可劲地拔节,沟坎中闪着粼粼的波光,小鱼儿不时地跳出水面,发出咕咕咕咕的声响,最诱人的是路旁脚下,沟坎河渠边,成片成片的蚕豆花已开,丝丝缕缕、淡淡的清香混着青草味弥漫在空气里,游进鼻息。春天正以看得见的方式生长。

这时候上学该肯定没有好果子,倒不如不去了。

想着想着,我放慢了脚步,一屁股坐在沟

边,坐在田头,坐在蚕豆花丛中。暖阳暖暖地照着,拽过一根狗尾巴草,衔在嘴里,眯着眼睛,闻着蚕豆花香,一切都是那么惬意,仿佛又要睡着了。

好呀,总算逮到了,看你往哪里跑。

迷迷糊糊中,突然那一串脆生生的笑声,像春日里落下的大雨点,让我浑身一激灵透透凉。那熟悉的声音,是她!她甩动长长的马尾辫,忽闪着乌黑乌黑的大眼睛,跟着春风一路飞过。

怎么办?正当吓得不知所措,她已蹲下握住我抬起的身子,俯仰之间,她鼻息急促而清晰。

意外的是,她没有严厉地训斥,而是握着我的手坐在田埂。春阳流淌在绿野,她声音轻柔的,指着身边的一丛丛、一簇簇蚕豆花:你看蚕豆花多好呀,像不像眼睛呀?

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和这些朴素的花对视,尽管她们每

天都在悄悄绽放,那些挤挤挨挨的,白色的、紫色的和淡紫的花瓣抑或舒展如蝶,抑或含羞抱月,她们簇簇成云,又好似连串的风铃。花瓣下,原来竟真的躲着无数只圆溜溜的黑色的大眼睛呢,风起处,她们微微眨动,贪婪地吮吸着春光。掩藏在绿枝绿叶中,这黑白相间的蚕豆花正笑意盈盈,含着希冀的光,直直地望着我。只此青绿,大地为幕,满天星般闪烁。

你看,这么多双大眼睛盯着你呢。

抬头,恰好遇见她的目光,那样清澈明净,如初春的河水。

走喽,上学去。她笑着牵起我的手,笑声在春天的田野荡漾。

那年,我十岁,幼稚还淘气,她高中毕业,第一年到村小代课。就那样,我低着头跟在她,走在蚕豆花盛开的田野上,走在那一双双和无数双大眼睛温暖的视线里,向春天的方向进发。

美好时光

陆军

明媚的阳光下,那和煦的春风,浸染着淮海大地,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便款款向我们走来。

周末的午后,我便踏着轻盈的步伐,在农场一隅,去欣赏那一抹抹春色,近距离地感受下那妩媚的春天所赋予的温暖和生机。

在冬去春来的四季变换中,淮海大地也在明媚的春光下,伸展着腰肢,让一朵朵美丽的花朵,一根根绿色的细枝在春风中缓缓展开,书写着属于这片土地上的生机盎然。

微风拂面下的农场,温暖而又清爽,它既带着花的味道,更带着雨后那泥土的清新。虽然大地还没有披上绿色的外衣,但阳光已经透过雨珠,点缀着细小但依然色彩斑斓的花朵。那枯枝的枝梢上,一颗颗突起的花蕾或抽放的新叶,预示着又一个春天的复苏,瞬间,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在淮海,竞相绽放的每一朵花儿,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领地,更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蓝色、红色、黄色的三色堇自成体系,贴近地面彰显着芬芳。那红色的红梅,黄色的迎春,白色的广玉兰……它们摇曳在春光中,散发并传递着诱人的花色。绿植中那些各具特色的花朵,它们都是来自春天的使者,让淮海大地上,到处呈现出别样的妩媚。

无论是淮海公园、路边公园、小区公园里,自成一体的花色在悄然绽放;淮海路、神禾路、健康路上,朵朵鲜花点缀着沿途绚丽的风景,让大家感受到这儿的宁静和美好。桃花、菊花、樱花……或一树开,或成簇放,它们在微风中摇曳,似乎盛赞着风景这边独好的意境。

春天是信步踏青的好时节,也是一个赏花观鸟的好时机。我们大可以在这个季节里,携家带口,融入大自然中,沐着春风,流连花海,叙述着人世间的趣事,感受着春天带来的清新和愉悦。

当然,在如诗如画的春色中,我们还可以怀揣着美丽的画笔,将人生的梦想、目标和希望,在与春天相伴,与花儿共舞的日子里,尽情地书写,将春天描绘成自己喜爱的模样,并让春天中所有遇见的希冀和美好,伴随着我们的征程中,一起去涂抹色彩斑斓的明天。

生活就是一块调色板,为了春光更加迷人,让我们一起来与春色相伴,与春天共舞,将自己也打造成春天该有的样子吧!



春梅怒放 王万舜 摄

人在旅途

武侯祠“攻心联”品鉴

董素印

对联,俗称对子,雅称楹联。古代殿堂、庙宇以及家庭堂屋前大多有两根插廊柱子,叫做“楹”;人们贴对联时,常常贴在这对称的楹柱上。楹联不仅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形式,更在千年传承中成为国人必不可少的文化习俗,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风韵的艺术瑰宝,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

据史料记载,楹联大概起源于唐五代年间,从唐宋时代流行以来,发展到清代更为昌盛。清代学者梁章钜所著《楹联丛话》记述,后蜀皇帝孟昶所写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据此可以推出,初期的楹联是从上层社会开始传播的。

楹联是盛开在我国文化沃土上的一朵独特的艺术奇葩,它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言辞赋、书法绘画、园林建筑融为一体;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有古代达官贵人、学者名流甚至皇帝大臣镌刻在楹柱上的对联,让古迹名胜锦上添花,使游人流连忘返。

在香火缭绕的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正中,悬挂着一副楹联特别醒目,吸引着游客驻足关注。上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下联,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导源流,此联是清末民初云南省图书馆馆长赵藩所作的“攻心联”。此联寥寥三十个字,既高度肯定了诸葛亮善于用兵、理政的才华,又从和战、宽严的辩证

关系总结了诸葛亮治蜀的经验;语意简略明白,文采照人,叙事寓情,颇富哲理。这副被称为论史名官的对联,怀古喻今,感时叹世,深深地感染着每个过往游客,深刻地教育历代执政者以治军治国的道理。郭沫若称赞此联“长楹在壁,巨笔信如椽”。

据导游说,武侯祠这副“攻心联”蕴含着经典的三国故事。作者运用人们熟知的诸葛亮征服孟获和以法治蜀的三国故事,从思想高度上对诸葛亮的历史贡献作了极为恰当的评价,充分体现了诸葛亮治国和作战的指导思想,慧眼如炬,巨笔如椽。上联盛赞了诸葛亮治蜀的功德,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治理蜀国最重要的是要搞好民族团结,联中的“能攻心”“反侧”指的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所采取的反复无常战略,对联结尾特别地提醒人们“自古知兵非好战”,是说了解和熟知兵法并不是喜欢战争和武力,“知兵”是为了达到“攻心”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战争,对诸葛亮“攻心战”的高妙之策大加赞赏。下联颂扬了诸葛亮“审时度势、宽严相济”的治蜀方略。“不审时,即宽严皆误”是说诸葛亮一贯执法严明,但也有宽大的一面,都是根据形势需要而决定的;正如诸葛亮所说,“刘璋懦弱,自刘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法法靡,百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十人士,专相自治,君臣之道,渐以浸替。”可见诸葛亮用重典治蜀,因为前代大宽,故他遵循儒家“世轻世重、宽

猛相济”的原则,如果不审察时势,而一味用严或用宽,都会带来严重后果,都是错误的。诸葛亮“世轻世重、宽猛相济”的治蜀方针,后来也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三国志·诸葛亮传》称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充分肯定了诸葛亮的治蜀政绩。这副“攻心联”的作者赵藩抓住了征服孟获和以法治蜀这两个故事,既从思想高度上评论了诸葛亮的历史贡献,让看了对联的游客进一步加深认识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又在评论历史人物时注意鉴古知今,借以曾经卓著的“诸葛亮”来提点、劝诫后人。

据说,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十分推崇此联,1958年他游览成都武侯祠时,被这副“攻心联”深深吸引,驻足联前非常认真地反复吟诵后,称赞此联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给了诸葛亮辩证、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场向身边的陪同人员推荐此联;“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主席嘱咐当时来四川任职的梁兴初要到成都武侯祠阅读“攻心联”,一时间,祖国大江南北掀起了研读赵藩“攻心联”的热潮;直到晚年他还不忘提议让四川省党政负责同志认真研读此联,借鉴“诸葛亮治蜀”的可贵经验。由此可见,一代伟人不仅从这副“攻心联”中得到了很高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应该是对此联的高深见解、精辟论述颇为认同吧。

与春天共舞

铭心一刻
美好时光
人在旅途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家乡的地龙河

张建忠

“平湖一色万顷秋,湖光渺渺水长流。秋月圆圆世间少,月好四时最宜秋。”这首诗本是描绘西湖的平湖秋月的,但她让我勾起了家乡的那条地龙河,她虽然没有西湖那样时而幽静舒缓,时而高亢激昂的旋律,但在我心中,她却是最美、最亲切的。

老家东侧五百多米处,有一条长达七公里的河,名为地龙河。其河面宽达十五六米,水光潋滟,闻名乡里。地龙河乃家乡的母亲河,清澈的河水滋养着这里的万物生灵。她像一条碧色的玉带,点缀着两岸美丽的村庄。我在岸边出生,岸边成长,而后又从那里告别那棵古老的洋槐树,步入金融部门,走向社会。

关于地龙河的来历,我专门采访了本村87岁高龄的张文森老人。他告诉我,开挖地龙河还是54年前的事,那

时候这条河仅有五华里长,在洋马镇与特庸镇之间的一条谭阳河还有一条坝堰,基本成了一条“死港”,遇到大雨天排水更难,干旱时河外的水又进来,对当时的北邗、中邗、张同、潘墩、东辉等五个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时的黄尖人民公社领导为了解决这四个村的吃水以及庄稼用水的难题,决定给这条坝堰改建水闸,并且动用劳力7万余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才开挖了这条河长7公里,南至谭阳河,北接利民河的河流。由于在新建水闸时下面深埋有200多米的水泥管道,像一条地下的巨龙,故便将此河命名为地龙河。据说自从有了地龙河,乡亲们便过上了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地龙河的恩赐,它在默默守护着两个美丽的村庄。因此,地龙河在乡亲们心目中有着无可企及

的尊崇地位。

儿时常常和发小们到地龙河玩耍,看着小河发呆,因那潺潺流水泛起的清波,像是母亲慈爱的酒窝,给人以温暖和亲切;像一片片浮动着银鳞,展现出河水的细腻和光泽;像巧手的渔家少女编织的网,河水的波纹细腻且有规律。夏日清晨来到小河边会有沁人心脾的清风,吹得我们心情清爽。河边多情的杨柳也随风而动,如披着绿装的少女在翩翩起舞,为河水伴奏,小燕子穿上燕尾服,俨然变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在无边的天空为小河鼓劲。地龙河附近开始热闹起来,生命的旋律愈发激昂,在这绿色的地毯上,为我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春之歌”。

更没有想到的是,地龙河还成了我和妻子的“月下老人”。妻子家住在地龙河东岸的中邗村(现为港中村),而我家

住在地龙河西岸的张同村(现为北邗村)。经人介绍,我与妻子相识并谈起了恋爱,那条地龙河上的北邗村与张同村交界处的地龙桥也就理所应当成了我们时常约会的“鹊桥”。

地龙河上还有一个全市引人注目的“风景线”,那还是1995年夏天,我家东侧的地龙河原来没有桥,仅有一个光明渡口(河西侧原来有洋马供销社光明分社,洋马信用社光明分社)。张同村和潘墩村的农户出行,种地以及孩子上学非常不便,那时的张同村境内仅有一所张同初级中学,其中当时的中邗、潘墩、兴星、新跃、东辉、北邗、张同等6个村的初中学生都到这所学校就读,因此,地龙河东岸的学生都要过河读书。我家的九旬老人李怀英听说要撤渡建桥缺少资金,老人拿出自己30多年儿孙给的压岁钱,新建了树群渡桥。我听

说后,就写了一篇题为《九旬老太吃俭用捐资万元建桥造福乡邻》的社会新闻发表在5月16日的《新华日报》上。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条发生在地龙河上的新闻被时任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袁世殊看到后,立即引起她的高度重视,还在我们家召开了全市撤渡建桥现场会,从此地龙河也就跟着“火”了一把。

家乡的地龙河陪伴我度过了少年到青年的时光,也给我带来精彩的回忆。我虽然离开家乡将近30年,自己也年近六旬,但是依然留恋着家乡的那条母亲河,现在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时,还时不时领着孙子、孙女参观一下他们的祖先河——地龙河。因为她在心中享有一定地位,永远在我的记忆中不会远去。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我还是地龙河的那一滴水啊!